

故事一百種

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837.61
119.3
17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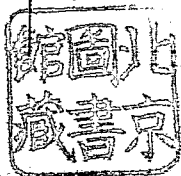
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金兀朮



話說南宋初年，韓世忠
延安人——與夫人梁紅玉公子
韓尙德韓彥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
成賀武等，將兵船泊在漢陽，差二
公子韓彥直往牛頭山請旨，應否
前往保駕。不數日，二公子韓彥直
回至漢陽船上，見了父親說：『聖
上令我們恢復南京，不必往牛頭
山去。』韓世忠遂命船往南京進



808409

發。

一日，探子來報：『宗澤大老爺之子宗方，打敗金將杜吉，曹榮，已將南京收復。』韓世忠向梁夫人道：『如今待怎麼處？』梁夫人道：『我們且將大小戰船，在狼福山紮住，以扼兀朮之路。』韓世忠道：『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』就傳令各戰船，齊往狼福山下，紮成水寨。差人往南京打聽虛實；一面差人探聽牛頭山消息。且說牛頭山上岳飛，專等各路勤王兵到，準備與兀朮交兵。兀朮也在與衆王子衆平章商議開戰之事。有探事小番進帳來報道：『啓上狼主：小的探得有南幹元帥張浚，領兵六萬，順昌大元帥劉琦，領兵五萬，四川副使吳玠同兄弟吳玠，統兵三萬，定海總兵胡章，象山總兵龔相，藕塘關總兵金節，九江總兵楊沂中，湖

口總兵謝昆，各處人馬，共有三十餘萬；俱離此不遠，四面安營。特來報知。兀朮聞報，遂傳令點四位元帥，向東西南北五路探聽。那一方可以行走。那四位元帥領令前去。不多時一齊回來，進帳來稟道：『四面俱有重兵；只有正北一條大路，可以行走。』兀朮就傳令曉諭前後左右中五營兵將知悉：『若與南蠻交戰，敗則前進，倘不能取勝，只望正北而退。』誰知探路的，只探得四十餘里。就轉來了；不曾探到五十里外。故此一句，斷送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。

再說岳元帥請高宗離了玉虛宮，到靈官殿前，與衆位大臣，都坐在馬上，傳令施放大礮，連聲不絕。那些各處總兵節度，聽見礮響，各各準備領兵殺來夾攻。兀朮傳齊各位王子衆平章元帥，

一衆番將，俱各領兵上馬。傳下令來：『今日拚了命，與岳南蠻決一死戰，擒了康王，以圖中原。』

這裏岳元帥傳下令來，命何元慶，余化龍，張顯，岳雲，董先，張憲，湯懷，牛皋……等爲首，帶領衆將，一齊放礮，吶喊踴營。那些各路總兵節度，聽得礮聲，四面八方俱殺將攏來。但見——

人如猛虎離山，馬似遊龍出水。刀槍齊舉，劍戟縱橫。迎著刀，肩離背折；逢著槍，頭斷身開。擋著劍，喉穿氣絕；中著戟，腹破流紅。

這場大戰，真個是天搖地動，日色無光。岳元帥帶領這一班猛將，逢人便殺，遇將就擒；擺動這桿瀝泉槍，渾如蛟龍攪海；巨蟒翻身。那些衆番兵將見了岳爺，就是追魂使者了；命閻君一個個

抱頭鼠竄，口中只叫：『走走！岳爺爺來了！』



岳爺爺見南幹元帥張浚順昌元帥劉琦的旗號，遂令軍士請來相見。張劉二位元帥在馬上見了岳元帥，岳元帥叫道：『二位元帥，今日本帥將聖上並衆大臣交與二位元帥，速速保駕回京，本帥好去追趕金兵。』遂辭了天子，帶了張保王橫催兵掩殺。從辰時直殺到半夜，殺得番兵拋旗棄甲，四散敗走。衆將各各在後追趕。

兀朮只望北逃去。看看來到江口，只聽得衆番兵一片聲叫苦。原來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，後面追兵又近，嚇得兀朮渾身

發抖，仰天大叫：『天亡我也！我自進中原以來，未有如此之敗！今

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！』

正在危急，那軍師哈迷蚩用手一指道：『主公且慢驚慌！看這江中，不是有船來麼？』兀朮眼睛一見，卻是金兵旗號。原來是杜吉曹榮的戰船，因被宗方殺敗，故此駕船逃走。軍師大叫：『快來救主！』那船上見是番兵，如飛攏岸，兀朮與軍師衆平章等一齊同下船來。船少人多，那裏裝得盡？看見岳元帥追兵已近，慌忙開去。落



後番兵，無船可渡，岳元帥追至江口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可憐這

些番兵，啼啼哭哭，望江中亂跳，淹死無數。兀朮望見，掩面流淚，好不苦楚！

那岳爺兵馬到了漢陽江口，安下營寨，忽有探子進營來報道：『探得韓元帥紮營在狼福山下，阻住兀朮去路，特來報知。』岳元帥想道：『這一功讓了韓元帥罷。』遂喚過岳雲來，吩咐道：『你可引兵三千，往天長關守住。偷兀朮來時，用心擒住，不可有違。』岳雲得令，帶領人馬，竟往天長關而去。元帥大隊人馬，自回瀟洲，不表。

再說兀朮敗在長江之中，有金陵殺敗的兵，將戰船陸續到來南岸上，還有殺不盡的番兵逃來。兀朮吩咐把船攏岸，盡數裝載。看見北岸有韓元帥紮營，不能過去。兀朮就吩咐船隻攏齊，查

點數目，共有五六百號，計算番兵，不上四五萬，兀朮嘆道：『我自進中原，帶有雄兵數十萬，戰將數百員。今日被岳南蠻殺得只賸四五萬人馬，又傷了大王兄，與二殿下；有何面目去見父王！』說罷，痛哭起來。衆平章勸道：『狼主不必悲傷，保重身體，好渡長江。』

兀朮望見江北一帶，戰船擺列，有十里遠近，旗旛飄動，密佈如城。又有一百多號小遊船，都是六槳，行動如飛；弓箭火器亂發。那中軍水營，都是海鯨艦，豎定桅檣，高有二十來丈，密蔭相似。兩邊金鼓旗號，中間插著『大元帥韓』的寶纛大旗。兀朮自想：『不過五六百號戰船，如何衝得他動，怎敢過去！』好生憂悶，便與軍師商議。哈迷蚩道：『江北戰船密佈，亦不知有多少號數。須要差人去探聽虛實，方好過江。』兀朮道：『今晚待我親自去探個

虛實。』哈迷蚩道：『狠主豈可深入重地！』兀朮道：『不妨。我昨日拏住幾個土人，問得明白。這裏金山寺上，有座龍王廟最高，待



我上金山去細看南北形勢，便知虛實了。』哈迷蚩說：『既如此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保全。』兀朮依計，即時叫過小元帥何黑闥黃柄奴二人近前，悄悄吩咐：『你二人到晚間照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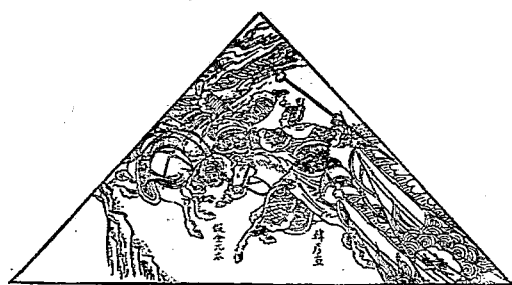
而行。』二人領命，準備來探南兵。

這時韓世忠元帥見金兵屯紮在黃天蕩，便集衆將商議道：

『兀朮乃金邦名將，今晚必然上金山來偷看我營寨。』卽令副將蘇德引兵一百，埋伏於龍王廟裏。『你可躲在金山塔上，若望見番兵到來，就在塔上擂起鼓來，引兵衝出，我自有接應。』蘇德領令去了。又命二公子彥直道：『你也只消帶領健卒一百，埋伏在龍王廟左側。聽得塔上鼓響，便引兵殺出來，擒住番將，不可有誤。』二公子領令去了。又命大公子尙德帶領兵三百，駕船埋伏南岸。『但聽江中礮響，可遶出北岸，截他歸路。』大公子亦引兵去了。

這裏端正停當，果然兀朮到了晚間，同了軍師哈迷蚩，小元帥黃柄奴三人，一齊上岸，坐馬悄悄到金山腳邊。早有番將何黑闥已帶領番兵，齊備小船伺候。兀朮與哈迷蚩、黃柄奴上了金山，

勒馬徐行。到了龍王廟前一箭之地，立定一望，但見江光浩渺，山



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勢高峻。正待觀看宋軍營壘，那蘇德在塔上望見三騎馬將近龍王廟來，後面幾百番兵，遠遠隨著，便喝采道：『元帥真個料敵如神！』遂擂起鼓來，廟裏這一百兵，喊聲殺出來。左首韓二公子聽得鼓響，亦引兵殺出。兀朮三人，聽得戰鼓齊鳴，心驚膽顫。正待勒馬回去，忽然韓彥直飛馬大叫：『兀朮往那裏走？快快下馬受縛！』這一聲喊，早驚得三人飛馬便走。不道山路高低，一將坐馬失足，連人掀下。彥直舉槍便刺。兀朮舉起金雀斧劈

面砍來，救出那將，就與二公子大戰。衆番兵連忙下山逃走。黑闥接應上船，飛風開去。大江中一聲礮響，韓尙德放出小船來趕，已去遠了。那二公子在山上與兀朮戰不上七八合，被二公子逼開斧，一手擒過馬來，下船回營。

到了天明，韓元帥升帳，諸將俱來報功。韓元帥大喜，命將兀朮推來。那韓元帥把眼望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。元帥大喝道：『你是何人？敢假冒兀朮來誑我！』那將道：『我乃金國元帥黃柄奴是也。軍師防你詭計，故命我假妝太子模樣，果不出所料。今既被擒，要砍就砍，不必多言。』元帥道：『原來番奴這般刁滑！無名小卒，殺了徒然，污我寶刀。』吩咐：『將他囚禁後營，待我擒了這兀朮，一齊斬首便了。』又對二公子道：『你中了他一金蟬脫殼』

「之計，今後須要小心！」公子連聲領命。

元帥因走了兀朮，退回後營，悶悶不樂。梁夫人道：「兀朮雖敗，糧草無多，必然急速要回，乘我小勝，無意隄防，今夜必來廝殺。金人多詐，恐怕他一面來與我攻戰，一面過江，使我兩個遮擋不住。如今我二人分開軍政，將軍可同孩兒等專領遊兵，分調各營，四面截殺；妾身管領中軍水營，安排守禦，以防衝突。任他來攻，只用火礮弩箭守住，不與他交戰，他見我不動，必然渡江。可命中軍大桅上，立起樓櫓，妾身親自在上擊鼓；中間豎一大白旗。將軍只看白旗爲號，鼓起則進，鼓住則守。金兵往南，白旗指南；金兵往北，白旗指北。元帥與兩個孩兒協同副將，領兵八千，分爲八隊，俱聽桅頂上鼓聲，再看號旗截殺。務叫他片甲不回，再不敢妄想中原。」

便了。』韓元帥聽了，大喜道：『夫人真乃神機妙算，賽過古之孫吳也！』梁夫人道：『既各分任，就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，倘中軍有失，妾身之罪；遊兵有失，將軍不得辭其責！』

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各自準備。夫人即便輭紮披挂，佈置守中軍的兵將，把號旗用了遊索，將大鐵環繫住；四面遊船八隊，再分爲八八六十四隊，上有隊長。但看中軍旗號，看金兵那裏渡江，就將號旗往那裏扯起。那些遊兵，搖櫓的，蕩槳的，飛也似去了。佈置停當，然後在中軍大桅頂上，扯起一小小鼓樓，遮了箭眼，到了定更時分，梁夫人令一名家將，管著扯號旗。自己踏著雲梯，把纖腰一扭，蓮步輕移，早已到桅杆絕頂——離水面有二十多丈。看著金營人馬，如螻蟻相像，那營裏動靜，一目了然。江南數十里地

面，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。那韓元帥同二位公子，自去安排截殺。

再說那日兀朮在金山上，險些遭擒，走回營中，喘息不定。坐了半日，對軍師道：『南軍虛實不曾探得，反折了黃柄奴，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？』軍師道：『我軍中糧少，難以久持。今晚可出其不意，連夜過江。若待我軍糧盡，如何抵敵！』兀朮聽得，遂傳令大元帥粘沒喝領兵三萬，戰船五百號，先擋住他焦山大營，卻調小船由南岸一帶過去，爭這龍潭儀徵的旱路。約定三更造飯，四更拔營，五更過江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。衆番兵番將，那個不想過江，得了此令，一個個磨刀拈箭，勇氣十倍。那兀朮到了三更，吃了燒羊燒酒，衆軍飽餐了，也不鳴金吹角，只以胡哨爲號。三萬番兵，駕

著五百號戰船，望焦山大營進發。正值南風，開帆如箭。這裏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，報入中軍。梁夫人早已準備火礮弓弩，遠者礮



打，近的箭射。俱要啞箭，不許吶喊。那粘沒喝戰船將過焦山，遂一齊吶喊。宋營中全無動靜。兀朮在後邊船上，正在驚疑，忽聽一聲礮響，箭如雨發；又有轟天大礮打來，把兀朮的兵船，打得七零八落；慌忙下令轉船，從斜刺裏往北而去，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，看得分明，即將戰鼓敲起，如雷鳴一般。號旗上掛起燈球，兀朮向北，也向北，兀朮向南，也向南。韓元帥與二位公子率領遊兵，照著號旗截殺，兩軍相拒。看看天色已明，韓尚德從

東殺上，韓彥直從西殺來。三面夾攻，兀朮那裏招架得住。可憐那些番兵，溺死的，殺傷的，不計其數。這一陣殺得兀朮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得敗回黃天蕩去了。那梁夫人在蕩頂上，看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把那戰鼓敲得不絕聲響。至今宋史上，一筆寫著：「韓世忠大敗兀朮於金山；妻梁氏自擊桴鼓。」

原來這黃天蕩是江裏的一條水港。兀朮不知水路，一時殺敗了，遂將船收入港中，實指望可以攏岸，好上旱路逃生。那裏曉得這是一條死水，無路可過。韓元帥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不勝之喜，舉手對天道：「兀朮合該數盡！只消把長口阻住，此賊安得出去？不消數日，糧盡餓死，從可以高枕無憂了。」即忙傳令，命二公子同衆將守住黃天蕩口。

韓元帥回寨，梁夫人接著，諸將俱來獻功。蘇德生擒個兀朮女壻龍虎大王霍武，斬得番將何黑闥首級。其餘有奪得船隻軍器者，擒得番兵番卒者……皆不計其數。元帥命軍政司一一紀錄功勞。命後營取出黃柄奴和龍虎大王一同斬首，並何黑闥首級，一齊號令在桅杆上。是時正值八月中旬，月明如晝，元帥見那些大小戰船，排作長蛇陣形，有十里遠近，燭球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軍中歡聲如雷。

韓元帥因得了大勝，心內十分歡喜，又感梁夫人登桅擊鼓一段義氣，忽然要與梁夫人夜遊金山看月，登塔頂上去，望金營氣色。即時傳令，安排兩席酒肴，與夫人夜上金山賞月，又將羊酒頒賜二位公子，與各營將官，輪番巡守江口。自己卻坐了一隻大

船隨了數隻兵船——梁夫人換了一身豔服，陪著韓元帥錦衣玉帶——趁著月色，來到金山。

二人徐徐步上山來，早有山僧迎接，進了方丈，待茶已畢，韓元帥吩咐將酒席移在妙高臺上，同夫人上臺賞月，二人對坐飲酒。韓元帥在月下一望，金營燈火全無，宋營船上，燈球密佈，甚是歡喜。那梁夫人反不甚開懷，顰眉長嘆道：『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，忘了大敵！我想兀朮智勇兼全，今若不能擒獲，他日必爲後患。萬一再被他逃去，必來復仇，那時南北相爭，將軍不僅無功，卻是縱敵，豈可游玩快樂，灰了軍心。』韓元帥聞言，愈加敬服道：『夫人所見，可謂萬全。但兀朮已入死地，再無生理。數日糧盡，自當活捉，以報徽欽二帝之仇。』言畢，舉起大盃，連飲數盃，到了五更時

分，方傳令同夫人下山回營。

却說兀朮大敗之後，賸不到二萬人馬，四百來號戰船。敗入黃天蕩，不知路徑，差人探聽路途。拿得兩隻漁船來，兀朮好言對漁戶道：『我乃金邦四太子便是。因兵敗至此，不知出路，煩你指引，重重謝你！』那漁翁道：『我們世居這裏的——叫做黃天蕩，河面雖大，卻是一條死路。只有一條進路，並無第二條出路。』兀朮聞言，方知錯走了死路，心中驚慌。賞了漁人，與軍師衆王子元帥平章等商議道：『今韓南蠻守住江面，又無別路出去，如何是好！』哈迷蚩道：『如今事在危急，狼主且寫信一封，許他禮物，與他講和。看那韓南蠻肯與不肯，再作商議。』兀朮依言，卽忙寫信一封，差小番送往韓元帥寨中。有旗牌官報知元帥，元帥傳令喚

進來。小番進帳，跪下叩頭，呈上書信。左右接來，送到元帥案前。元帥拆信觀看，上邊寫道：『情願求和，永不侵犯。進貢名馬三百匹，買條路回去。』元帥看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兀朮把本帥當作何等看待！』寫了回書，命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。小番負痛回船，報知兀朮。兀朮與軍師商議，無計可施，只得下令拚死殺出，以圖微倖。次日，衆兵吶喊搖旗，駕船殺奔江口而來。

那韓元帥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，料得兀朮必來奪路。早已下令，命諸將用心把守。倘番兵出來，不許交戰，只用大礮硬弩打去。他不能近，自然退去。衆將領令，那兀朮帶領衆將殺奔出來，只見守得鐵桶一般，火礮弩箭齊來，料不能衝出。遂備令帶了船，遣一番官上前說道：『四太子請韓元帥打話。』軍士報知寨中。韓

元帥傳令，把船隻分作左右兩營，將中軍大營船放開，船頭上弩弓礮箭，排列數層，以防暗算。韓元帥坐中間，左邊立著大公子韓尙德，右邊立著二公子韓彥直，兩邊排列著長槍利斧的甲士，十分雄壯。兀朮也分開戰船，獨坐一隻大樓船。左右也是番兵番將，離韓元帥的船約有二百步。兩下俱各拋住船腳。兀朮在船頭上，脫帽跪下，使人傳話告道：『中國與金國，本是一家。皇上金主，猶如兄弟。江南賊寇發生，我故起兵而來，欲討兇徒，不意有犯虎威！今對天盟誓，從今和好，永無侵犯，乞放回國！』韓元帥便使傳事官回道：『你國久已背盟，擄我二帝，佔我疆土。除非送還我二帝，退回我汴京，方可講和；否則請決一戰！』說罷，就傳令轉船。

兀朮見韓元帥不肯講和，又不能衝出江口，只得退回黃天

蕩。心中憂悶，對軍師道：『我師屢敗，人人恐懼。今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豈不死於此地！』軍師道：『事已急矣，不如張挂榜文：若有



能解得此危者，賞以千金。或有能人，亦未可定。」兀朮依言，命寫榜文召募。不一日，有小番來報：『有一秀才求見，說道：「有計出得此圍。」』兀朮忙教請進來相見。那秀才進帳來，兀朮出座迎接，讓他上坐，便道：『某家被南蠻困住在此，無路可出，又無糧草。望先生教我！』那秀才道：『行兵打仗，小生不能。若要出此黃天蕩，有何難處！』兀朮大喜。那秀才道：『此地望北十餘里，就

是老鸛河，舊有河道可通，現在淤塞已久，何不令軍士掘開泥沙，引秦淮水通河？可直達建康大道！兀朮聞言大喜，命左右將金帛送與秀才。秀才不受，也不肯說出姓名，飄然自去。當下兀朮傳下號令，掘土引水。這二三萬番兵，俱想逃命，一齊動手。只一夜工夫，掘開三十里，通到老鸛河中，把戰船拋了，大隊人馬上岸，望建康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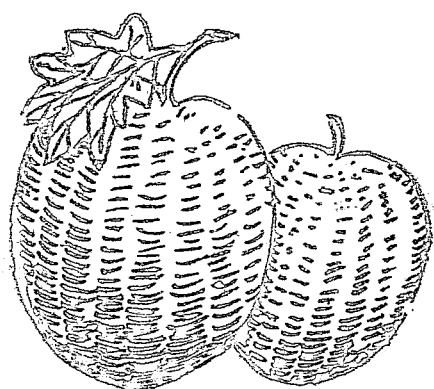
這裏韓元帥水兵，在江口守到十來日，見金兵不動不變，烟火俱無。往前探聽，纔曉得漏網脫逃，慌忙報知韓元帥。韓元帥暴躁如雷，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』便傳令大軍一齊起行，往漢陽江口駐紮。上表自劾待罪。

再說兀朮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長關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岳南蠻，

韓南蠻用兵也只如此！若於此地伏下一枝人馬，我雖插翅也難過去！』話還未畢，只聽得一聲礮響，三千人馬一字兒排開。馬上一簇擁出一員小將：頭戴束髮紫金冠，身穿可體爛銀鎧，坐下赤兔寶駒，手提兩柄銀鎚，大喝一聲：『小將軍在此，已等候多時！快快下馬受縛！』兀朮道：『小蠻子，自古趕人不要趕上。我就與你決一死戰罷。』舉起金雀斧劈面斫來。岳雲把鎚往上一架，噹的一聲，那兀朮招架不住，早被岳公子攔腰一把擒過馬來。那些番兵亡命衝出關去。可憐兀朮幾十萬人馬進中原，此時只賸得三百六十騎逃回本國！

且說岳元帥那日在帳，探子來報：『兀朮在長江內，被韓元帥殺得大敗，逃入黃天蕩，通了老鶴河，逃往建康。韓元帥回兵駐

紮漢陽江口去了。』岳元帥把脚一蹬道：『兀朮逃去，正是可惜！』言未已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『公子擒了兀朮回兵。』岳元帥大喜。不一會，只見岳雲進營稟道：『孩兒奉令把守天長關，果然兀朮敗兵至此，被孩兒生擒來見爹爹繳令。』岳爺喝一聲：『推進來！』兩邊答應一聲：『嘎！』早把兀朮推至帳前。那兀朮立而不跪。岳爺往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，大喝一聲：『你是何人？敢假充兀朮來替死麼？』那個假兀朮道：『俺乃四太子帳下小元帥高太保是也。受狼主厚恩，無以報答，故此今日捨身代狼主之難。要砍便砍，不必多言。』岳爺傳令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兩邊一聲答應，登時獻上首級。岳爺對公子道：『你在牛頭山多時，豈不認得兀朮？怎麼反擒了他的副將，被他逃去？』岳雲只得默然而退。



7.67
9.3
8

